

文汇·麦杰珂
新锐作家系列

我只有 北方和你

杨则纬 著

出版社



我和你只有北方

杨则伟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只有北方和你/杨则纬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3. 2

(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742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8100 号

我只有北方和你

主 编 / 桂国强 陈 平
执行主编 / 陈先法

作 者 / 杨则纬
责任编辑 / 石 韞
封面装帧 /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200 千
印 张 / 11.5

ISBN 978-7-5496-0742-6
定 价 / 25.00 元

主 编

桂国强 陈 平

编辑说明

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,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,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十种,为关注生活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,题材多样、内涵丰富、情感饱满、风格各异,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:哲贵的《迷路》、余西的《另一个世界的花朵》、甫跃辉的《刻舟记》、杨则纬的《我只有北方和你》、周荣桥的《易安香学——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》、王兴菜的《一路向东》、杨青的《约翰·列依坐在我的窗口》;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:走走的《天黑前》、任晓雯的《阳台上》、张怡微的《旧时迷宫》。

文汇出版社

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2013年1月

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。

这就如同我出生的城市本来就叫西安，而西安也已经是个古城，而古城里的城墙也早就存在了那么些年了一样。

他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一台 IBM 黑色方形笔记本电脑和两个大号的马克杯立在我们的中间。

我在看一本小说。

并不是他写的。

我猜想他肯定写不出这么有意思的小说来。

我正在度假。

丽江。

听说这里是个太阳很旺盛的地方。

好吧，说实在话，我来这里是因为听说这里的水质很硬，喝下去后有利于消化还是怎么着的。他们说这里是没有胖子的，就是因为喝这水的关系。

我想让自己变得瘦一些。

度假总是让人变得又懒又胖，而听起来，丽江倒是一个可以不用担心变胖的地方。我下了决心，可这会儿我饿得厉害，本来以为这本令人发笑的小说可以分散掉一部分饥饿的心情，可这会儿一笑，身体跟着情绪抖动起来，肚子竟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。

我放下书，翻出装在包里的炒黄豆，干巴巴的豆子一颗颗放进嘴里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

“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”我数着数着就不耐烦起来，抓了一把放进嘴里，一边听着豆子被牙齿碾碎的声音，一边看着面前的他。

我突发奇想，数了七八颗的豆子放在手心里，我用还盛着一些残余豆渣子的嘴巴发出逗小鸡那样的声音，抓着豆子的手平平地伸在他的面前。

他正紧锁着的眉头还来不及舒展，大概情绪还在他编造的文字里吧。就这么看着我。接着，他抬起手要接过我手里的黄豆，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他直接在我的手里吃下这些豆子。

他伸直了身体，把脖子向我这里伸长。这样的距离还是无法触碰到我手心里的豆子，他更用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，我估计他的身体已经从板凳的支撑转移到了两条腿上。他的面前还有着这么一个大的电脑，这局限了他继续向我靠近，他只好用上肚子里的气息。

我满意地看着他一颗颗地从我的手心里吸过这些黄豆。

从前的时候，我也喜欢这样让蓝做这些他并不怎么情愿的事情。

只要男人的心情还不是很差劲，只要他们还对你有一点点的感觉，他们就是不心甘情愿也还是会照着你的心思去做那些事情，那些只有女人无理取闹才要去做的事情。

我拿起大马克杯，里面装着大半杯子的水。杯子的壁很厚，就算滚烫的水盛在里面，也不会烫到手。这杯水已经放了好一会儿了，早就失去了它的温度。

我喝了一大口。

黄豆的残渣就顺着水划过了喉咙。

“作家，你写什么呢？”

“一个关于北方的故事。”

“什么时候你真该写写我的故事。”

“什么时候吧。”

“你好像并不感兴趣。”

“我写完这段听你讲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后我就不说话了，继续看我手里的书。我并没有顺着前面的思路看下去，大概有两三页我只是看似在看书那么地阅读了下，但其实那些字在我的眼中都长得差不多，里面组合而成的意思也并不重要。

我实在没有办法装模作样了。

窗外是丽江的阳光。

很好。

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晒过太阳了，当我开始担心我的皮肤会变黑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这样心安理得地舒服过。

我合上书本，没有必要告诉他我要干什么，我只是站起来，一边动作着把架在脑袋上的墨镜拉下来遮住眼睛，一边走向咖啡店外面的阳光里。他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叫住我，更不会问我，对他来说，我离开或许是件好事情。

当阳光和我只隔着空气了，身体就温暖了。十二年前的我总是这样地享受阳光，我也戴着大大的墨镜，在白色的塑料椅子上面，脖子就枕在椅背上，阳光照着我的身体，我可以把躲在墨镜后面的眼睛闭上，但这一次我选择了睁开。

我透过镜片看着天空。

阳光本来应该让一切变得刺眼以至于看不清楚。我的脑子很清楚，就和丽江空气的能见度一样干净、明了，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在我的镜片里还是蓝色的，蓝色没有边际，可以想象成一整块方形，白云都集中在方块的四周，它们的形状都很漂亮。“到底是云彩的故乡”我的嘴里轻声地念叨着。

我忍不住想念起一些事情，是和十二年前的自己有关的琐事。我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把这些东西从心里倒出来，如果你们也有什么刻骨的记忆，就会了解我所说的了，我所谓的生活中那些时常冒出的记忆。我实实在在地生活，原本好好的一切，突然就有一些记忆蹦出来，搞得我为了过去的事不得不停止眼前的事情。为此我是多么渴望能从头到尾把一切讲给什么人听。从开始到结束，讲完了，然后就让我轻轻松松完全

过上现在的生活。不陷在过去的纠缠，活在当下的生活。

直到我遇到这个作家，这个念头就完全成型了。我想着有一天他要是能帮我把故事从头到尾记下来，那么当我突然想起哪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把书翻开，让故事就从那里开始，我顺着文字就能继续回忆下去，这样脑袋也不至于一直想着想着，凌乱得理不出头绪来。

要知道，总是惦念着什么，总是急于想把一个事情回忆完整，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你常常会忘记去交代其中的一些细节，当时可能影响不大，可你想着想着就会觉得情节里少了些东西，于是你的回忆就不能继续了，你不得不掉头，回到那段你忘记回忆了的情节里去，补上那一段……

从头再来总是浪费时间，而且所谓的从头再来总也不是真的从头开始。

二

当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,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魅力四射起来了。舍友的化妆品让我从一个女孩变成了女人。大部分人都不能把女人和女孩真的分清楚,两者之间的界限实在是模糊的。有的女子一辈子都还是女孩,即使她结了婚有了孩子,有了不止一个孩子,她依旧还只是个女孩。有的女子她哪怕从来没有和男人上过床,她依旧已经是个女人了。

这两种人我都不属于。

在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:身边的女孩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女人,而男孩则尤其忌讳别人说自己是一个男孩。

我第一次看着镜子里黑着眼圈的自己,睫毛一根根立眼皮上,金褐色的眼影好像一抹夕阳……我眨了眨眼睛。

从那时候起,我决定要做一个女人。

很多女孩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是为了自己,她们期待着

一阵温暖的疼痛，床单上出现那抹暗红是改变自己的象征。

为什么一定要为了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呢？

我一定要为了自己变成一个女人。

大学生活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记忆。和众多的记忆不同，我回忆起来的时候，很难和其他事情一样，出现那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，就连做梦时候的疼痛，都能让醒来后的你隐隐害怕，但我的大学生活，我可以很仔细地记录下来每一件事情，只是其中很多的感受都非常地麻木。

我怀疑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。

大一的第一学期，我参加了三个社团。一个是学生会组织的一个什么部门，另一个是英语俱乐部，还有一个大概是培训跳舞的协会，它们具体有没有什么专门的名称，我记不起来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英语俱乐部，因为每周的三天时间都要六点起床参加在操场上的英语角，除了这个原因外，还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大学里第一个男朋友。

那是我在和蓝分手后交的第一个男朋友。

他是一个法国人，和他说话，经常会有掺杂着法语和中文的英语从他的嘴里蹦出来，这使我很苦恼。但是我喜欢他蓝色的眼睛，和他耳朵上面闪亮亮的耳钉，还有他见面时温柔的亲吻。

一学期后他回国了。

实际上我们认识不过是九月份的事情，而他回国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二月。

我们的分手是因为他在圣诞节的舞会上和另一个女孩

接吻。

我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不想去，这其实也是借口，因为那时候天太冷了，我根本不可能早晨起来参加英语角的活动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英语角的舞会或者已经不再属于我了。

但是最后我还是去了，我记不清楚为什么我还是去了，是女人的直觉，也可能是我待在宿舍里感觉无聊。我记得我穿了一身从一个男生那里借来的黑色西装，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，两个眼睛下面画了红色的眼泪。进了舞池以后我就开始寻找他，但是他没有给我那种温柔却也有些肉麻的法式接吻，他的吻给了另一个女孩。舞池的顶端除了调得很暗的灯光外，还有时不时闪动着的射灯，我的眼睛望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脸正凑向在他怀里的那个人，他的脸在晃动的灯光下，像是一张张连续拍摄的照片，最后定格在两张贴在一起的脸上。

我带着我红色的眼泪离开了那个圣诞节。

我直接去找那个借给我西装的男孩。我站在他的宿舍下面给他打电话，他跑下来的时候我就扑过去抱住他。他的身体很僵硬，我问他是不是太冷了，他说了两个字：“紧张！”我问他怎么可以让你不紧张，他说只有这样抱着自己的女朋友才会自然。那天晚上我就答应了做他的女朋友。

那天晚上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做法实在太孩子气了。

于是，我在大学里第二次失恋了。

我在舞蹈协会里本来是可以浪漫地爱一场的，因为那个协会的主要学生干部喜欢我，在我参加这个协会的面试时就

看出了他喜欢我。这个个子不高头发总是遮住眼睛的害羞男孩，他和其他人坐成一排，他们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想要参加这个协会，问我喜欢跳舞吗，问我以前是否有过跳舞的基础。

起初的时候我被这些问题搞得有些不舒服，觉得这一排坐在一起的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，他们都是一排自以为是的男孩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孩们。直到他开口对我说话，他的声音很温柔，好像一个还没发育好的男孩，轻轻的，似乎带着一股牛奶的味道。

“林薇薇吗？你看起来很适合跳舞。”他是这样对我说的。

“是吗？可我除了劈叉外不知道身体怎么跟着那些音乐摆动。”

“好的，以后你会的。”

我原本以为我会和他在一起的，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却先选择了那个法国的男孩，感情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是说不清楚的。

我就是和那个法国的男孩在一起后离开了这个社团。我喜欢这个外表有些男孩的男人，我退社的几天后他在校园里的一条路上冒了出来。他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练功，他的脸色严肃，但语气里还是那股奶香的味道。我没有忍住，我对着他说：“你身上有一股奶香的味道。”他严肃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，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凶狠起来，掉头走的时候他似乎说了一句：“你这个疯女人。”

我没有生气，我却觉得那是一段挺美好的记忆。

如果说这两个社团还有些美好的记忆或者是能在我记忆

里留下些什么痕迹,那么那个所谓的学生会简直就是不靠谱。

他们自称是学校直属的部门,每周要开一次例会,例会上面讲的话更是可笑得要死,那些学生会的干部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,像是书本里形容的黄世仁,像是对待自己的仆人。要求每次例会你都要记下他们的讲话,哪怕是批评你的也必须认真写下来。这些也就罢了,当初参加这个社团就是因为可以加学分,为了这个,我参加了两次的笔试,写了两篇文章还专门准备了自我介绍。最后面试的时候像个傻子一样,发誓一般地保证,自己会为了丰富学校的课余生活事业不怕苦、不怕累……

结果我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无用的例会上,用了太多的脑细胞去写那些没有人看的新闻,无缘无故地被所谓的干部指指点点……在我已经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第 N 次被要求去学生会画宣传板报,我忍无可忍,直接关了手机。

当那个长了一脸痘痘的学生会副部长施舍一样地告诉我,部里决定给我一次机会,不会开除我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可笑极了。

为了我以前的付出和因为这些付出而生出的不舍。

我在那个下午,直接擦着他的肩膀走了过去,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后来我知道了,对待感情也是一样的,你付出得越多,越是不舍得。

但你不舍的是那个人还是你的付出呢?

三

大·一的我还谈了几个男朋友，有的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，有的我记得他们的长相却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……我和他们在夜里查了宿后溜出去，为了坐最晚一班的公交车的最前排，手扶着把手看着窗外的夜色，一直笑个不停；我和他们坐在校园里的操场看台上比赛喝酒，我喝一瓶他就要喝三瓶，我们喝醉了一会儿笑一会儿哭；我也和某个男孩在学校附近的旅馆里开房，靠在他的怀里闻着他从嘴里吐出的烟味儿……也看过电影、去打电动、在咖啡馆吃蛋糕……

那个炎热的夏天后，我就大二了。

我越来越像一个女人了。

我不再参加任何学校的社团，我甚至开始不愿意和宿舍的女孩一起去食堂吃饭了，就连教会我化妆的女孩我也开始疏远了。

我记得当初我吃惊于她怎么就开始穿上这种只有妈妈才

穿的细跟的高跟鞋，而如今的我，已经不再穿运动鞋，就连坡跟的鞋子我也觉得不够女人味，连看都懒得去看了。

尽管我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女人，一个为自己变成女人的女人。

但不得不说，男人给你的一些感觉真的会令你不得不改变自己。

又一年的九月里，我穿上了长筒的靴子。那是一双有点好像西部片子里牛仔穿的马靴。我这么刻意地记忆着它是因为那天我的鞋子坏了，我穿过操场的时候左顾右盼看花花绿绿的学生，一个篮球不知道是不是迷路了，擦着我就飞了过来，我一惊，身体一闪，脚下就没站稳。

那双鞋子已经是我最低的高跟鞋，所以我必须庆幸，不然我的脚一定是骨折，而不是单纯脱臼了。

我在操场就脱掉了已经变成平跟鞋的长筒马靴。无法顾及形象了，我坐在操场的地上，光着一只脚，身边围着几个高个子的男孩。

其中的一个男孩或者就是肇事者，因为他没有说对不起，但是却很关心地抓着我的小脚。

他抓弄了几下，我听见旁边的另一个男孩建议着还是送我去医务室吧，他没有回答，一双很大的手在我没有穿鞋的脚踝上轻轻地捏着。另一个男孩继续说了一句：“你小心别把人家女孩弄哭了。”

这句话让我有点害怕，但没容我来得及表达我的害怕，